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傳三編卷二十八至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王同猷

史傳三編卷二十八

大學士朱軾撰

名臣傳二十

宋

呂蒙正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五年拜左補闕知制誥初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妻劉氏

不睦并蒙正出之淪躓窘乏劉誓不復嫁及蒙正登仕迎二親奉養備至入為翰林學士旋參知政事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也李昉罷相以蒙正同平章事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帝嘉其無隱趙普開國元老蒙正後進同相位普甚推許之先是盧多遜為相其子雍起家即授員外郎後以為常至是蒙正

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况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霑寸禄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不可已以臣釋褐時官補之乃止授九品京官遂為定制嘗入對論及征伐帝曰朕比來征討蓋為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憯亡盡矣蒙正曰隋唐數十年中四征遼碣人不堪命煬帝全軍陷沒太宗自運土木攻城卒無所濟且治國之要在内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帝韙之燈夕設宴蒙正侍帝曰五代之際

生靈凋喪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蒙正侃然復位人皆多其直諒帝欲遣使朔方命中書選才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曰卿何執耶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耳臣不敢用媚道以害國事同列悚息帝退謂左右曰蒙正器

量我不如卒用所薦果稱職景德二年表請歸洛陛辭日因言遠人宜和弭兵省財古今上策帝嘉納之真宗封太山過洛幸其第問卿諸子孰可用蒙正曰臣諸子皆不足用從子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見知富弼父富言蒙正客也請令弼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勲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蒙正初為相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讒於帝曰紳家富不至此特蒙正貧時匄索

不如意令報之耳帝即復紳官蒙正不辨後考諜院得紳實狀黜之及蒙正再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有贓蒙正亦不謝嘗問諸子曰我為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為相四方無事蠻夷賓服甚善但人言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所奪蒙正曰我有一能善用人耳蒙正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謁見必問以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卒年六十八贈中書

令謚文穆

論曰宋自藝祖以及太宗之初師旅亟興日不暇給朝廷之規未定而踐台輔者多周室舊臣虔恭朝夕惟恐有過所守者簿書之計而已若乃竭忠盡慮以道匡君犯顏數爭不欺其志者自蒙正始觀其延接人士捜閱俊彥書筴貯囊以待敷求斯宰臣之法也

張齊賢

張齊賢曹州冤句人也生三歲值晉亂徙家洛陽孤貧

力學有遠志慕唐李大亮之為人故字師亮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召至行宫以手畫地條陳十事曰下并汾曰富民曰封建曰敦孝曰舉賢曰太學曰籍田曰選良吏曰慎刑曰懲奸内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為皆善帝怒命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及太宗立擢進士欲置齊賢高第有司偶失掄選帝不悅一榜盡與京官于是齊賢以大理評事判衡州累遷著

作佐郎直史館改左拾遺車駕北征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言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若緣邊諸砦撫馭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臣慮羣臣或以纖微之利侵苦窮民以為功能伏望慎擇通儒分路採訪凡賦斂苛重者改而正之諸州有不便於民者委長吏以聞敢循故常者重置之法以德懷遠以惠望民則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六年為江南西

路轉運使以饒信虔諸州産銅鐵鉛錫乃推求前代鑄法取饒州永平監所鑄以為定式歲鑄五十萬貫凡用銅八十五萬觔鉛三十六萬觔錫十六萬觔詣闕面陳其事敷奏詳確議者不能奪先是諸州罪人多錮送闕下路死者十常五六齊賢道逢南劍建昌虔州所送索牒視之率非首犯悉伸其冤抑因力言于朝後凡送囚至京請委强明吏慮問不實則罪及原問官屬自是江南送罪人者為減大半先是江南諸州民居官地者有

地房錢吉州緣江地雖淪没猶納勾欄地錢編木浮居者名水塲錢齊賢悉論免之初李氏據有江南民户税錢三千以上者户出丁一人黥面自備器甲輸官庫出即給之日支糧二升名為義軍既内附皆放歸農至是言者以為此輩久在行伍不樂耕農乞遣使選充軍伍并其家屬送闕下齊賢上言江南義軍例皆良民横遭黥配無所逃避克復之後便放歸農久被皇風並皆樂業若逐户搜索不無驚擾不若且仍舊貫齊賢居使職

勤恤民弊務行寛大江左人思之不忘名拜樞密直學士擢右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雍熙初遷左諫議大夫三年大舉北伐代州楊業戰没帝訪近臣以策齊賢請行授給事中知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是時遼兵自湖口入寇薄城下齊賢選廂軍二千誓衆慷慨一以當百遼兵遂却先是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間使為遼人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虞美為遼所乘既而東師敗績于君子館美奉詔不許出戰全軍還州齊賢

得報乃曰賊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遥見以為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又先伏兵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錫里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衆端拱元年冬拜工部侍郎遼人又自大石路南侵齊賢預簡廂兵千人為二部分屯繁畤崞縣令曰代西有冦則崞縣之師應之代東有冦則繁畤之師應之比接戰則郡兵集矣至

是果為蔡時兵所敗入拜刑部侍郎樞密副使淳化二年參知政事數月拜平章事齊賢母孫氏年八十餘封晉國太夫人每入謁禁中帝歎其福壽有令子多手詔存問加賜興縉紳榮之四年罷相知定州以母老不願往丁內艱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是日啖粥一器終喪不食酒肉尋知河南府獄有大辟將決齊賢立辨而釋之徙知永興軍時閤門祗候趙贊以言事得幸提點關中芻糧所為多豪橫齊賢論列其罪卒抵於法加刑部

尚書真宗即位名拜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嘗從容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帝曰朕以皇王之道非有迹但庶事適治道則近之矣戚里有訟分財不均者入宮自訴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之齊賢坐相府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命具款乃名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之明日奏聞帝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坐冬至朝會被酒失儀免四年李繼遷陷清遠軍命

為涇原等州軍安撫經畧使齊賢上言清遠既陷靈武一郡援隅勢孤今加討則不足防遏則有餘其計無他蕃部大族首領素與繼遷有隙者若能啗以官爵誘以貨利結之以恩信而激之以利害則山西之蕃部族帳靡不傾心朝廷矣人言靈州斗絶一隅南去鎮戎五百餘里東去環州僅六七日程欲全軍民理須應接為今之計若能增益精兵以合西邊屯聚對替之兵從以原渭鎮戎之師率山西熟戶從東界入嚴約師期兩路交

進設若繼遷分兵以應敵我則乘勢而易攻且奔命道途首尾難衛千里趨利不敗則禽臣謂兵鋒未交而靈州之圍自解然後取靈州軍民置於蕭關武延川險要處以僑寓之如此則蕃漢土人之心有所依賴裁候平寧却歸舊貫然後縱蕃漢之兵乘時以為進退成功不難矣時不能用未幾靈武果陷十二月拜右僕射坐事責太常卿分司西京景德初起為兵部尚書知青州二年改吏部從東封還復拜右僕射時建玉清昭應宮

齊賢言繪畫符瑞有損謙德又違奉天之意屢請罷其役三年出判河陽進左僕射五年請老以司空致仕歸洛得裴度午橋莊日與親舊觴咏其間七年卒年七十二贈司徒謚文定齊賢姿儀豐碩議論慷慨有大畧以致君自負留心刑獄多所全活喜提奬寒雋少時家貧父死無以為葬河南縣吏為辦具事齊賢深德之事以兄禮雖貴不替也仲兄昭度嘗授齊賢經及卒表贈光禄寺丞又嘗依太子少師李肅家肅死為營葬事歲時

祭之趙普嘗薦齊賢於太宗未用普即列其前事以為
陛下若進齊賢則齊賢他日感恩更過於此帝大恱遂
大用之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康寧福
壽時罕其比
論曰齊賢之用兵臨敵制勝變化若神雖武夫健將
有所不逮及其涖民施政弘清淨務簡易去民所疾
苦是以所居民樂所去民思何其能也兩登政府輒
以事罷其亦有未竟其用者歟籌邊事千里外若眼

見使施行其言裨益不少無同所見者故卒不行古所稱才士者齊賢蓋其人歟

田錫

田錫字表聖嘉州洪雅人自爲布衣有意風化上書闕下請復鄉飲藉田禮太平興國三年進士高等授將作監丞通判宣州累遷左拾遺上疏獻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其畧曰頃歲王師平太原稽功賞者二載願因郊禋之禮叙平戳之功駕馭戎臣莫此爲重此要

機也今交州未下老師費財縱使得之如獲石田自古
聖人不務廣疆土惟務廣德業聲教遠被自當來賓臣
願陛下修德以來遠何必以蕞爾蠻邦上勞震怒乎此
大體之一也今諫官不聞廷爭給舍不聞封駁左右史
不聞升殿陛記言動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
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
而無圖籍臣願陛下擇才任人使各司其局職業修舉
則威儀自嚴此大體之二也爾者寓縣平寧京師富庶

軍營馬監靡不恢崇佛寺道宫悉皆輪奐加又闢西苑廣御池而尚書省湫隘尤甚郎曹無本局尚書無廳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耶臣願陛下别修省寺用列職官此大體之三也案獄官令枷杻鉗鎖尺寸觔兩並載刑書未聞以鐵為枷者也昔唐太宗觀明堂圖見人之五臟皆麗于背遂減徒刑况隆平之時將措刑于不用法之所無去之可矣此大體之四也疏奏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僚友

有勸以少晦者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為一賞奪耶時趙普當國令有司受羣臣章奏必先白然後聞又令於閤門署狀錫謂普曰公以元勳當國宜事損檢令羣臣書奏先經中書既非尊王之體諫官章疏令閤門塡狀尤弱臺憲之風皆不便普引咎謝皆罷之六年出為河北轉運副使驛書言邊要四事一謂動靜之機不可不審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奸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今北鄙繹騷皆以居邊任者規羊

馬細利矜捕斬小功買怨結仇興戎致寇顧飭將帥慎固封守勿尚小利許通互市俘獲蓄口撫而還之務使河朔之民得務農業亭障之地可積軍儲然後待其亂而取之則克乘其衰而兵之則降力省功倍誠要舉也二謂國家務大體求至治則安舍近謀勞遠務則危為君有常道為臣有常職是務大體也上不拒諫下不隱情是求至治也漢武帝躬秉武節登單于之臺唐太宗手結雨衣伐遼東之國沙漠窮荒得之何用是舍近謀

遠勞而無功也在位之臣敢言者少言而見聽未必蒙福言而不從方且虞禍欲下不隱情得乎三謂利害相生變易不定兵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益事有可進而退則害成可退而進則違利可速而緩則利必失可緩而速則害必至可誅而赦則奸宄生心可赦而誅則忠勇解體可賞而罰則害勤勞之功可罰而賞則利僭踰之輩誠不可不審也四謂取舍無惑思慮必精夫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一得

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自國家圖燕以來連兵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心不得不擾願陛下精思處決取舍無使曠日持久窮兵極武書奏帝甚嘉之七年徙知相州改右補闕復上章論事明年移睦州睦州舊阻禮教錫下車建孔子祠請入紙國子學印經籍給諸生詔賜以九經睦人由是知學會文明殿災又上章極言時政轉起居舍人還判登聞鼓院兼知制誥加兵部員外郎錫好直諫太宗雖或時不能堪然心益重之端拱二年京畿

旱錫言陰陽失和調燮倒置上侵下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能帝及宰相皆不悅出知陳州召為工部員外郎復論時政闕失俄詔直集賢院真宗即位遷吏部郎中出使秦隴還連章言陝西數十州苦於靈夏之役生民重困帝為之惻然同知審官院與魏廷式議不協出知泰州將行會彗星見疏請責躬以荅天戒帝召見優賜之咸平三年詔近臣舉賢良方正翰林學士承旨宋白以錫應詔還朝屢召對言事因奏曰

陛下即位以來治天下何道臣願以皇王之道治之舊有御覽但記分門事類無益治道臣請鈔略四部别為御覽三百六十卷萬幾之暇日覽一卷經歲而畢又采經史要切之言為御屏風十卷置扆座之側則治亂興亡之鑒常在目矣帝善其言錫乃先成御覽三十卷御屏風五卷上之時京東西淮南水災遣使賑恤平決獄訟錫言朝廷檢勘災傷乃是虛名施行賑貸亦非實事今災沴之餘盜賊若起適足以貽宵旰之憂而已帝為

動容五年再掌銀臺覽天下章奏有言民飢盜起及詔
勅不便者悉條奏其事帝以錫得爭臣之體即日命兼
侍御史每進見帝容色必莊目之曰此吾汲黯也俄擢
右諫議大夫史館脩撰連上八疏皆直言時政得失六
年冬病卒年六十四遺表勸上以慈儉守位以清淨化
人居安思危在治思亂真宗名寘相示之且曰朕閱是
表多矣非祈澤宗族則希恩子孫未有如錫生死以國
家為慮而儆于朕者又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

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若此諫官不可多得天何奪之速乎特贈工部侍郎録其二子並為大理評事給俸終喪他日帝幸龍圖閣閲書指一漆函帝親署録者謂學士陳堯咨曰此田錫疏章也愴然久之錫為人動必以禮言必以法賢不肖咸憚服之耿介寡合未嘗趨權貴之門居公庭危坐終日無懈容慕魏徵李絳之為人以盡規獻替為已任立朝以來章疏五十有二自謂諫臣任職之常言苟獲從幸也豈可藏副本示

後以責直耶悉焚之有咸平集五十卷

論曰宋自開國羣臣言事盡諫諍之道號稱直臣者自錫始也錫事太宗位侍從知無不言為盧多遜等嫉忌頻歷州郡不盡其能晚遇真宗虛懷納諫動見褒奬拔之庶僚之中三四年間致位卿班旋至大用矣值錫以天年終不然錫之忠直敢言又明習於國家之務其功施未可量也

呂端

呂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初以司門員外郎知成都府為政清簡會秦王廷美尹開封端充判官太宗征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端白曰主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今主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懇請從行尋知蔡州有善政出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大恐端恬然讀書若在齋閣拜右諫議大夫許王元僖尹開封又為判官王費有發其陰事者坐裨贊無狀遣御史武元穎内侍王繼恩就鞫於府端方決事二使

曰有詔推君端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來二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即罪人矣因下堂隨問而答無何為樞密直學士踰月拜參知政事時趙普在中書曰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於言真台輔之器也時旦暮相端左右或曰端為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會呂蒙正罷即相端焉端為相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為務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

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時寇準居樞密獨名與謀準退端問故準以告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準欲斬之於保安軍北門之外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少緩其事端將覆奏即入奏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願分我一杯羮夫舉大事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人乎且今日殺繼遷之母繼遷可擒乎徒結怨讐愈堅其叛心耳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

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髀稱善曰徼卿幾誤我事即用端策其母與繼遷尋俱卒繼遷子竟納欵請命端之力也太宗不豫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大漸内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政李昌齡殿前指揮使李繼勲知制誥胡旦謀立故楚王元佐太宗崩李皇后使繼恩召端端知有變鎖繼恩於閣内使人守之而入皇后曰宫車已宴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可更有異議真宗既即位垂簾引見

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繼恩等皆坐貶真宗每見端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軀體洪大宮庭階戺稍峻特令梓人為納陛嘗召對便殿訪軍國大事經久之策端陳當世之務皆有條理端器量寬厚多恕意豁如也雖屢經擯退未嘗以得喪介懷兩使絶域其國敬重之後有使往者每問端為宰相否其名顯如此卒年六十六贈司空謚正惠

論曰朱子有言不貪之心一也而一介與千駟捐之有難易之殊不懼之心一也而平地與高臺習之有先後之序是知定大事者非小器所能勝任何則成敗之機重而罪責匪輕也當太宗晏駕事幾不測雖有宏才遠畧文武兼資者未必能定之俄頃也端決機於始而堅持於後升階審視然後下拜非器識凝定其孰能之跡其游歷州郡所在著聲周旋同列羣而不黨小事糊塗豈篤論哉

李沆

李沆字太初洺州肥鄉人少好學器度宏遠其父炳嘗曰此兒異日必至公輔太平興國五年舉進士甲科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沆風範端凝真貴人也累官翰林學士參知政事真宗咸平初以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李繼遷久叛有圖取朔方之意朝廷困於飛輓中外咸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茍失之則邊郡不可保帝以問沆沆曰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密召州將使部

分軍民空壘而歸則關右之民息肩矣衆議各異未即
從沆言未幾靈州陷帝由是益重之沆為相王旦參政
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歎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
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
廷未必無事後契丹和親旦問何如沆曰善則善矣然
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旦未以為然沆又日取
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
主年少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

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及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乃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沆在相位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為無口匏維乘間達亮語沆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壅蔽多下有司皆見之矣邦國大事北有強遼西有叛夏日旰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中

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啟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即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奬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曲意妄言即世所謂籠罩吾病未能也為我謝馬君沆嘗言居重位實無補萬分獨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惟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狥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沆不用準問之沆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

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準後為謂所傾始服沆言真宗嘗問治道宜何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是也又嘗問沆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真宗嘗夜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為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議遂寢駙馬

都尉石保吉求為使相帝問沆沆曰賞典之行須有所
自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論他
日再三問之執議如初遂止景德元年卒年五十八上
哭之慟謂左右曰沆為大臣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
不享遐壽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沆嘗讀論語或問之
沆曰沆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
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性直諒内行修謹言無
枝葉識大體居位慎密不求聲譽動遵條制人莫能干

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邱門内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寛矣至於垣頽壁損不以屑慮沆與諸弟友愛尤器重維暇日相對宴飲清言未嘗及朝政亦不及家事沆没後或薦梅詢可用真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其信倚如此

論曰真宗之朝多賢相最為世所稱者沆及王旦寇準是也沆能遏真廟東封西祀之萌而旦至同其事

發於感歎旦能抑丁謂王欽若輩使十年不爲宰相
而準始受其欺終罹其禍時爲之耶抑沆之勁正清
苦所以發誠忠而養威重者實有以過人乎殷憂啓
聖慮遠思深力持鎮靜以與黎元休息培國家元氣
者厚哉

王旦

王旦字子明魏州人也父祐以文章顯於漢周之際事
太祖太宗爲名臣常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

趙普之謀以百口保符彦卿無異志世多稱其隂德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旦少而好學有文祐甚器之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通判鄭州表請天下建常平倉以塞兼并之路真宗即位拜翰林學士嘗奏事退目送之曰為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咸平四年拜參知政事契丹犯邊旦從幸澶州而東都留守元份遇暴疾帝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凖臣有所陳凖至旦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如何帝默

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至京直入禁中下令毋得傳播
及駕還旦子弟皆迎於郊忽聞後有騶訶聲驚視之乃
旦也景德三年拜工部尚書同平章事時西北二邊兵
罷不用帝以無事治天下旦務行祖宗故事慎所變改
帝久益信之言無不聽凡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旦以為
何如旦為人寡言笑默坐終日及奏事羣臣異同旦徐
一言以定天下大蝗執政或袖死蝗以進曰蝗實死矣
請率百官賀旦獨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帝顧

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耶宮禁災旦馳入帝曰兩朝所積一朝殆盡可惜也旦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之不當耳臣備位宰府天災如此當罷免連上表待罪帝乃下詔罪己許中外上封事言得失後有言實榮王宮火所延者置獄劾當坐死百餘人旦獨請曰陛下降詔罪己令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帝欣然聽納當坐者皆免有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

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帝欲付御史問狀旦

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帝怒不解旦因

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之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

為罪願并臣付獄帝曰此事已發何可免旦曰臣為宰

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帝意解旦

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帝復悔馳取之已焚矣由是

皆免及帝將東封㪅丹請於歲給外別給錢幣旦曰東

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耳乃于歲給銀絹內

各借三萬諭以次年額內除之次年復下有司昇丹所借事屬微末今仍依常數與之後不為例昇丹大慙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帝以問旦旦請勑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有人旦任事久人有謗之者輙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旦專稱寇凖而凖數短旦帝以語旦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闕失必多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凖也帝

以是愈賢旦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在密院以聞旦被責弟拜謝堂吏皆見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準大慙及準罷樞密使託人求為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準入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準者準始愧歎以為不可及準在鎮服用僭侈為人所奏帝怒曰寇準每事輙欲效朕可乎旦徐對曰準誠賢能無如騃何帝意解

曰然此正是騃耳遂不問翰林學士陳彭年嘗詣政府呈科場條貫旦投之地曰内翰得官幾日乃欲隔截天下進士耶彭年惶懼而退其後彭年再來旦不見既而同官向敏中為呈所留文字旦瞑目取紙封之曾不一覽曰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帝嘗示兩府喜雨詩旦袖歸見有一字誤寫將入奏正王欽若止之已而密奏之帝愠詰旦曰詩有誤字何不來奏旦但拜謝諸臣皆拜惟馬知節不拜具以實奏且曰王旦畧不辨真宰相

器也帝顧旦而笑焉帝欲相欽若旦曰欽若遭逢陛下
恩禮已隆且乞留之樞密帝遂止及旦没後欽若始大
用語人曰為王公遲我十年作相欽若與陳堯叟馬知
節同在樞府因奏事忿爭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
若恃陛下厚顧上煩譴訶當行朝典然觀天顏不怡願
且還内來日取旨明日召旦問之旦曰欽若等當黜未
知坐以何罪帝曰坐忿爭無禮旦曰陛下臨馭天下使
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恐無以威遠帝曰卿

意如何旦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也帝曰非卿言朕固難忍後月餘欽若等皆罷旦嘗與楊億評品人物億曰丁謂久遠當何如旦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為身累後皆如言內臣劉承規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帝語旦曰承規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遂止旦為相賓客滿堂無敢以私請察可與言及素

知名者名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觀才之所長密籍其名其人復來不見也每有差除先密疏三四人姓名以請所用者帝以筆點之同列不知爭有所用惟旦所用奏入無不可丁謂以是數毀旦帝益厚之故參政李穆子行簡以將作監丞家居有賢行遷太子中允使者不知其宅帝命問旦人始知行簡為旦所薦旦凡所薦其人未嘗知旦沒後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始知朝士多旦所薦云諫議大夫張師德

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為人所毀以告向敏中為從容明之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静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石普知許州不法朝議欲就劾旦曰普武人不明典憲恐恃薄效妄有生事乞召歸置獄乃下御史按之一日而獄具議者以為不屈國法而保全武臣真國體也張旻為馬軍副都指揮使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欲謀為

變帝召二府議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
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今但擢旻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
安矣帝從其言以旻為樞副兵果無他帝語左右曰王
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辟奎為江淮發運使辭旦旦無
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曰真宰相之言也張詠
知成都召還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為不可帝以問旦
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他人往妄有變更矣天僖
中疾甚累疏懇辭帝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

因命皇太子出拜旦皇恐走避太子隨而拜之旦言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惟李及凌策不至宰相亦皆為名臣旦復求避位帝覩其形瘁憫然許之尋又命肩輿入禁中帝曰卿萬一不諱天下事復誰託旦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帝歷舉有時望者一二人旦不對帝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强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後歲餘竟用準為相旦與楊億素

厚既疾甚延入卧内撰遺表旦授以意曰吾忝為宰輔
不可以將盡之言為宗親求官止叙平生遭遇願日親
庶政進用賢士而已仍飭子弟當務儉素毋厚葬以累
清德表上帝幸其第賜賚甚厚卒時年六十一帝臨之
慟贈太師謚文正乾興初配享眞宗廟庭旦事寡嫂有
禮與弟旭友愛甚篤婚姻不求門閥被服質素家人欲
以繒錦飾氊席不許服飾過者即令減損有貨玉帶者
弟以呈旦旦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

旦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命還之平生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爭財為不義耳真宗以其居陋欲治之旦辭以先人舊廬乃止諸子多賢素最知名與歐陽余蔡稱慶歷四諫

論曰易稱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真宗之於王旦其庶幾者乎當是時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能虛懷恭己以盡羣下之情而旦受不世之知竭誠殫智以忠於上慮事周密見微知彰是

以兵息於外政修於内列庶位者多公卿之選黎民乂安有宋三百年間未有如此盛者也或乃指其不諫東封以為大圭之瑕然旦之功烈遠矣

史傳三編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傳三編卷二十九

大學士朱軾撰

名臣傳二十一

宋

寇準

寇準字平仲華州人少英邁通春秋三傳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準增

年荅曰準方進取可欺君耶既中第授大理評事知成安縣每期會賦役未嘗輙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百姓莫敢後期擢右正言直史館會詔百官言事準極陳利害帝益器重之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輙引帝衣請復坐決其事然後退帝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唐文皇之得魏徵也淳化二年大旱帝延近臣問得失皆曰天數也準獨曰刑罰偏頗天旱為是發耳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召準問所以偏頗狀準曰願召兩

府至臣即言之有詔名兩府入準乃言曰頃者祖吉王
淮皆侮法受賕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
守財至千萬止杖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太宗以問沔
沔頓首謝即皆罷去暮遂大雨帝喜擢準樞副後坐事
貶明年入為參知政事自唐末蕃户有居渭南者溫仲
舒知秦州驅之渭北立堡柵以限其往來帝覽奏不懌
曰古羌戎尚雜處伊洛蕃落易動難安一有調發將重
困吾關中矣準言唐宋璟不賞邊功卒致開元太平疆

埸之臣邀功以稔禍深可戒也帝因命準使渭北安撫族帳而從仲舒鳳翔時帝在位久馮拯等以乞立儲貳斥嶺南中外無敢言者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曰卿來何緩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于是立襄王為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

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真宗景德元年與畢士安並同平章事時契丹內寇縱遊騎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準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鋭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無還而

行也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畧既而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參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罪可斬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大駕親征賊自當遁去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逸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人心崩潰天下可復保耶因請幸澶州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曰陛下不過河人心益危敵氣未懾

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出遇高瓊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効死準復入瓊隨立庭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等瓊即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門城樓遠近望見御葢踴躍懽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

列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楊億飲博歌謔懽呼帝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其統軍達蘭中流矢死契丹乃奉書請盟準不從使者請益堅帝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而帝厭兵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之帝遣曹利用如軍中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利用語

曰雖有敕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兵準之力也帝嘗欲用一人為馬步軍指揮使史以文籍進準問何也曰例簿也準曰用一牙官尚須檢例耶準為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帝之在澶淵也問準曰魏州危急何人可守準曰智將不如福將王欽若福禄未艾宜可用是時契丹未退欽若驚懼不敢辭乃馳入魏及事畢譖準曰陛下知博乎錢輸將盡取其餘盡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

注也帝頗準遊衰明年罷知陜州天禧元年復拜同平章事三年帝得風疾劉皇后預政準請間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社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為羽翼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翰林學士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謀泄丁謂曹利用以準謀白太后矯詔罷準政事以太常卿知相州三貶雷州司戶天聖元年徙衡州司馬一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施卧具就榻

而卒準鎮大名時北使道由之謂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準曰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準為相時丁謂參政會食都堂羹染準鬚謂起拂之準正色曰身為執政而親為宰相拂鬚耶謂由是不悅既貶雷州謂遣中使賫敕往授之以錦囊貯劍於馬前準方宴飲衆惶恐不知所為準神色自若使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授之準拜受於庭升階復宴至暮而罷及謂竄崖州道出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

逆境上聞家僮欲報讐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伺謂行
遠乃罷準少時不修小節愛飛鷹走狗太夫人性嚴嘗
不勝怒舉秤錘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
已亡每捫其痕輙哭初為樞密直學士嘗賜金帛甚厚
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
豈知今日富貴哉準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生平不蓄財
産外畣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破壞
命補葺或舉公孫弘事準曰彼詐我誠何傷且用之久

不忍棄也卒於雷還葬洛陽過公安民皆迎祭斬竹揷地以挂紙錢尋復生筍成林邦人神之因號曰相公竹立廟其旁

論曰準傳所載澶淵之役帝已至澶州閘丼丹兵盛不欲過河王欽若勸幸金陵陳堯叟勸幸蜀非也初丼丹兵至準勸帝幸澶州帝博問羣臣而王欽若陳堯叟等各異說準極陳利害帝乃從之及至南城衆請駐蹕以覘兵勢準與高瓊固請渡河史所定本末

如此及和議欲成而準固諫曰用臣之策可數百年無兵不然四五十年後又生戎心矣帝曰朕不忍生靈受困遂許之真宗疾時以準與李廸可託大事其知之深如此以性剛褊不大用也非畢士安則準無所施其長若士安者豈在齊鮑叔鄭子皮輩之下哉

張詠

張詠字復之濮州鄄城人少負氣不拘小節太平興國五年郡舉進士以詠首薦詠以讓夙儒張覃是歲登進

士乙科以大理評事知崇陽縣縣民以茶為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榷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榷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為絹歲百萬匹民富數世累官至銀臺出知益州時川中李順作亂招討使王繼恩始收復成都關中饋糧道路不絕詠至府問城中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訪知鹽價素高而廪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益雖收復餘寇尚盛繼恩恃功驕恣緩

兵不進往往剽奪民財詠悉擒招安司吏數其罪將斬之吏皆股栗求活詠曰汝帥聚兵玩寇皆汝輩為之今能亟白乃帥分兵出可免死吏曰惟公所命詠乃釋之繼恩即分兵鄉州城中兵減半既而諸軍請馬芻粟詠給以錢繼恩詬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詠曰今賊黨尚多民不敢出君頓兵不討賊芻粟何由得之繼恩懼即出城討賊詠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帝喜曰益州日以運糧為請詠至踰月已有二歲備此人何

事不能了朕無慮矣詠以順黨皆良民脅從當示恩信
許自新揭榜諭之自是首者相踵皆釋其罪歸田里一
日繼恩械數十人請行法悉前自首者詠復縱之繼恩
不悅詠曰李順脅民為賊今吾化賊為民不亦可乎詠
度繼恩日横以狀聞帝命上官正代之詠激正親行仍
盛為供帳餞之酒酣舉巵屬軍校曰汝曹蒙國厚恩無
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蕩平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
地還為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卒大捷再閱月而

兩川平西川卒劉盰逐其廵檢使韓景裕掠懐安破漢州報至詠方會僚屬飲燕如故盰又掠卭蜀將趨益報者愈急詠召上官正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鋭不可擊氣驕迫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北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行至方井果遇賊一戰斬盰首餘黨盡平兵還有以斬首級求賞者詠曰當奔突交戰時豈暇獲其首耶此必戰後翦求殿直段倫曰公果神明也當時隨倫為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破體詠命悉昇

以來先録其功於是軍情以賞罰至當相顧懽躍初知益州斬一猾吏吏稱無罪詠封判令至市曹讀示之既聞斷詞告市人曰爾輩得好知府矣蓋李順嘗有死罪此吏縱之也民間訛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男女一郡囂然詠名犀浦謂曰訛言惑衆汝歸縣訪市肆中有大言其事者立解來明日果得之詠戮之於市即日帖然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也蜀不貢士幾二十年學校

頹廢詠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逵皆有學行延奬加禮勉就舉後三人登科歴美官於是兩川學者知勸文風益振詠每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必為判語讀以示之蜀人鏤板傳布謂之戒民集為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詠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乃按諸邑田税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奏為永制行之百十年雖時有災饉而益民無饑色詠凡有興作先

牒諸縣於籍係工匠者具帳申來分為四番役十日日滿則罷去夏則卯入午中暫歇冬抵暮放各給木札一
![]
幞以禦寒工徒皆悅詠寢室中張燈炷香通夕宴坐郡樓上鼓番漏水歷歷分明少差必詰之詠曰鼓角為軍中號令號令在前尚不分明餘事將如何也有清鑑善臧否人物凡在薦辟皆方正恬退之士嘗謂轉運黃虞部曰舉人須舉好退者好退則廉謹知恥舉之忠節愈堅少有敗事若奔競者則能曲事諂媚求人知已舉之

則矜才好利累及舉官故不少矣有詔川陜諸州參用銅鐵錢每銅錢一當鐵錢十詠言諸州錢有銅鐵價輕重不一望依估折納銅錢公私便之咸平二年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獲數百人官屬請痛懲之詠曰錢塘十萬家飢者八九茍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起為盜則患深矣俟秋成當仍舊法遂悉寛之有民家子與姊壻訟家財壻言妻父臨終此子方三歲命壻掌産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餘七

與壻詠覽之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故屬汝不然子
死汝手矣乃命以七給其子而三給壻人皆服其明斷
詠之自蜀還也詔以牛冕代之詠曰冕非撫御才其能
綏輯乎踰年王均亂逐冕據益州後雖討平之民尚未
寧上以詠治蜀威惠在人復以刑部侍郎知益州蜀民
鼓舞相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復來也詠知民信已易
嚴以寬令下人情懽悰蜀復大治帝諭詠曰卿在蜀朕
不復有西顧憂因詔鑄景德大錢于嘉邛州一當小鐵

錢十民咸便之大中祥符三年以江左旱歉命充昇宣等十州安撫使范延貴為殿直押兵過金陵詠問曰天使來于道曾見好官否延貴曰過萍鄉縣得一邑宰張希顔詠曰何以知之延貴曰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至縣則廛肆無賭博市易不敢諠爭夜宿邸中更鼓分明以是知之詠大笑曰希顔固善矣天使亦好官也即日同薦于朝後二人皆為能吏以疾召還恨不得面陳所懷乃抗疏論近年以來虚國家帑藏竭生

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者皆賊臣丁謂王欽若啟上侈心之為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三上出知陳州詠自奉甚儉寢室中無侍婢服用之物闃如也知益州日單騎赴任官屬憚其嚴莫敢蓄侍婢詠不欲絶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官屬稍置姬侍及還闕呼婢父母出資嫁之仍處女也嘗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可以事君矣謂李畋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又曰臨事有

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當行必果決三也李畋苦痁既瘳請謁詠曰子於病中曾得移心法否曰未也詠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慎之靜久自愈守蜀時聞寇準拜相曰寇準真宰相也又曰蒼生無福李畋恠而問之詠曰人千言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寇布衣交也準兄事詠常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準在岐詠自蜀還將别謂準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準歸取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

曰此張公謂我矣嘗語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慎重有
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沉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文正面
折廷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卒
年七十贈左僕射謚忠定

論曰真宗之時衆正在朝而丁謂王欽若挾其私邪
投機抵隙以售其志雖王旦寇準周旋其間與之出
入詠獨抗疏三上乞斬之以謝天下可謂忠義死節
之臣矣詠之公忠直諒明達有遠識使施之朝廷其

功謀亦不可勝道者試之方隅固可見其概云

李廸

李廸字復古其先趙郡人後家濮州廸深厚有器局嘗攜所為文見柳開開以公輔竒之出見曰讀君文須沐浴乃敢見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歴通判徐兗州累遷右司諫知鄆州遷起居舍人安撫江淮以尚書吏部員外郎為三司鹽鐵副使擢知制誥真宗幸亳州為留守判官遂知亳州亡卒羣剽城邑發兵捕久不得廸至

悉罷所發兵陰察知賊區處部落驍銳士擒斬以徇代
歸會哨厮囉叛帝憂關中召對長春殿進右諫議大夫
集賢院學士知永興軍城中多無賴子弟喜犯法延奏
取其甚者部送闕下徙陝西都轉運使入為翰林學士
時仍歲旱蝗國用不給一日歸沐忽傳詔對內東門帝
出三司所上歲出入財用數問何以濟延曰祖宗初置
內藏庫欲復西北故土及以支凶荒今邊無他費陛下
用此以佐國用賦斂寬民不勞矣帝曰今當出金帛數

萬借三司廸曰天子於財無内外願下詔賜三司以顯示德澤何必曰借帝悅又言陛下東封時勑所過毋伐木除道即驛舍或州治為行宫裁令加塗塈而已及幸汾亳土木之役過往時幾百倍蝗旱之災殆天意所以儆陛下也帝深然之他日又名對龍圖閣帝謂廸曰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遽辭州事第怯耳誰可代瑋者廸對曰瑋知唃厮囉欲入寇且闚關中故請益兵為備非怯也且瑋有謀略諸將皆非其比何可代陛下

重發兵豈非將上玉皇聖號惡兵出宜秋門邪秦之旁郡兵甚多可分兵赴瑋帝因問兵有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小冊籍兵糧數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探取廸目小黄門取紙筆具疏某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帝頷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矣未久唃厮囉果犯邊秦州方出兵帝復名廸問曰瑋此舉勝乎對曰必勝居數日奏至瑋與敵戰三都谷果大勝帝問廸何以知瑋必勝對曰唃厮囉兵遠來使諜者聲言以某日

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待敵至是以逸待勞也此知其勝帝益重之自是欲大用矣初帝將立章獻后廸屢上疏諫以章獻起寒微不可母天下章獻深銜之天禧中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周懷政之誅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廸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為此計帝大悟乃獨誅懷政等仁宗為皇太子除太子賓客寇凖罷帝欲相廸廸固辭一日對滋福殿皇太子出拜曰陛下用賓客為宰相敢以謝帝顧謂廸曰

尚可辭耶拜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平章事初真宗不豫寇準議皇太子總軍國事廸賛其䇿丁謂以為不便曰即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廸曰太子監國非古制耶力爭不已于是太子于資善堂聽常事他皆聽旨準既得罪帝命與小州丁謂㪍云與遠小州廸言聖旨無遠字由是二人不協謂寖擅權至除吏不以聞廸憤語同列曰廸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為自安計耶謂益恨之時議二府皆進秩兼東

宫官廸以為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為樞密副使廸曰除兩府必須面奉聖旨既而帝御長春殿内出制書置榻前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宫官制書也廸進曰東宫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此命宰相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罷斥惟演姻家使預政曹利用馮拯相為朋比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左遷廸戶部侍郎謂再對傳口詔入中書復視事出廸知鄆州及帝臨崩惟言寇準李

廸可用仁宗即位太后預政以宿憾貶準雷州廸衡州團練副使謂使人逼之或諷謂曰廸若貶死其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貶起為秘書監知舒州累遷工部尚書太后崩復同平章事廸自以受不世之遇盡心輔佐知無不為呂夷簡忌之潛短之於上景祐中范諷得罪廸坐姻黨罷為刑部尚書歷知徐州廸謂人曰廸不自量恃聖主之知自以為宋璟而以呂為姚崇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後以太子

太傅致仕慶歷四年冬卒年七十七謚文定帝篆其神道曰遺直之碑又改所居鄉曰遺直鄉廸初貶時宋綬知制誥將草廸責辭請其罪名謂指以春秋無將漢法不道宋受而陰改之及謫貶朱崖宋猶掌詞命即為之詞曰無將之戒深著于魯經不道之誅難逃于漢法天下快之子柬之歴官少師孫孝基累官光禄卿年纔五十父子同致仕士大夫以比二疏云

論曰李廸諳識大體其曰天子于財無内外大哉斯

言料曹瑋如指掌至先籍兵數預備調遣可謂留心
遠慮者矣與寇準同諫立章獻定太子正色立朝夙
表稜稜卒與準同為奸邪所忌丁謂知天下惜之而
擯之不遺餘力小人害正雖公論非所畏也可懼哉

王曾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由鄉貢試禮部及廷對皆第
一學士劉子儀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曾
答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當名試學士院宰相寇準

奇之特試政事堂授秘書省著作郎遷右正言知制誥時瑞應沓至曾奏曰此誠國家承平所致然願推而弗居異日或有災沴可免輿議及後飛蝗旱暵乃丞被擢用馬帝既受符命大建昭應宮曾上疏諫極陳不便者五知審刑院舊違制無故失率坐徒二年曾請須親被旨乃坐既而有犯者曾以失論帝曰如卿言是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天下至廣豈人人盡曉制書如陛下言亦復無有失者帝悟卒從曾議以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罷

知應天府民間訛言妖起自京師以南人皆恐曾令夜開里門敢倡言者即捕之卒無妖從天雄軍復參知政事真宗不豫劉皇后諷宰臣丁謂欲臨朝中外汹汹無敢言者錢惟演后戚也曾密語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公后之肺腑何不入白皇后太子即位太后輔政豈不為劉氏之福乎若欲稱制以取疑天下非惟劉氏之禍亦恐延及公矣惟演大懼入白之其議遂止真宗晏駕曾被命入殿廬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太

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欲去權字曽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耶太后既權處分軍國事儀式久而未定曽時判禮儀院乃取蔡邕獨斷所述東漢故事皇帝在左母后在右同殿垂簾中書樞密院以次奏事如儀人心乃定丁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入内押班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

中畫可乃下學士草制辭允恭先以示謂閱訖乃示王
曾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恃
勢專恣而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惟曾正色立朝時倚
為重謂既擅權因大行貶竄逐李廸於衡州貶寇準於
雷州曾不平之曰責太重矣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勿
復言恐亦未免耳曾嘗以第舍假準故謂云爾曾遂不
復爭會謂為山陵使允恭為都監判允恭欲移穴山陵
上百步司天監邢中和曰恐有石與水允恭曰第移上

我入見太后白之允恭方貴横人不敢違后命興山陵使議謂唯唯而已既而改穿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内侍毛昌達奏之詔兩府議遣曾覆視曾還請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移皇堂於絶地太后大驚命按劾其事遂誅允恭而逐謂謂既去自是兩宫垂簾輔臣奏事如曾初議焉是年秋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即召孫奭馮元更侍經筵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薦拔尤惡僥倖

帝問曾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曾嘗詮錄古先聖賢事跡凡六十事繪事以獻帝嘉納之王欽若卒帝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爲眞奸邪也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同惡時稱五鬼奸邪儉僞誠如聖諭天聖四年六月大雨震雷平地水數尺壞京城民舍溺死者數百人時宰執方晨朝未入有旨放朝曾獨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燮理無狀豈

可退安私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先歸者咸愧服馬又傳言汴口決水已大至都人恐欲東奔帝以問曾曾曰河決奏未至民間妖言不足信也已而果然陝西轉運使置醋務以榷利且請推其法於天下曾言其非便罷之曹利用惡曾班已上常怏怏不悦及利用坐事太后大怒曾為之解太后曰卿言利用强横今何解也曾曰利用素恃恩臣故常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太后意少解卒從輕議始太后受册將

御大安殿曾執不可及長寧節上壽止供張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多所裁抑太后滋不悅乃出知青州徙天雄軍又改判河南屬歲歉里有囷積者飢民聚黨脅取鄰郡以強盜論報死者甚衆曾但重笞而釋之遠近聞以為法全活者數千人景祐二年復拜平章事封沂國公初吕夷簡叅知政事事曾甚謹曾力薦為相及曾再入相位夷簡下夷簡遇事專決曾不能堪論議多異同遂與夷簡俱罷寶元元年卒年六十一贈侍

中謚文正曾資質端厚在朝廷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莫敢干以私帝之即位也少而太后垂簾專制曾正色危言以立於朝由是宦官近習不敢窺覦而帝德日就太后亦全令名世推為社稷臣云曾為相門下未嘗顯拔一人范仲淹乘間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徐曰君不之思耶恩若已出怨使誰當仲淹憫然歎曰真宰相也曾嘗言始參大政屬王太尉當國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或曰某人才其

人賢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且俾養望歲久不渝
而後擢任則榮途坦然中外允愜故曾執政之日遵行
是言而人心皆服再涖大名軍民畫像事之邦丹使往
來入境皆云此府王公在焉必沐浴潔服而入在閣下
累年楊億已居內制楊性詼諧凡僚友無不狎侮至曾
則曰第四廳舍人不敢奉戲李翰林昌武尤嘆服嘗曰
若王舍人可謂不可得而親疎也曾嘗語人曰昔楊文
公有言人之操履無如誠實吾每欽服斯言苟執之不

渝吏險可以一致韓琦為諫官時曾稱之曰近來見章疏非擇利則近名須如此純意于國事乃可耳琦以為榮

論曰曾在政府時值危疑者臣端士皆被斥遠莫與共扶持者獨能定仁宗之位正朝廷之儀首鋤大奸以安宗廟可謂功無與二矣胡文定嘗謂李文靖淡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學並至皆幾于道者世以為知言

杜衍

杜衍字世昌紹興山陰人總髮苦志篤學厲操擢第補揚州觀察推官歷著作佐郎知平遥縣通判晉州知乾州衍聽訟明敏屢決疑獄人以為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為條目必使吏不得為奸而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在乾州未滿歲以陝堯咨薦移權鳳翔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吾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俄除太常博士提點河東

刑獄按行潞州有誣知州王繼昇謀變者衍廉得其冤抵告者罪寧化軍守將鞫人死罪不以實衍覆正之還祠部員外郎移知揚州復辨疑獄法當賞改刑部章獻太后察其治狀轉河東運副陝西運使召為三司户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會河北乏軍資選為都轉運使不增賦而用足還授樞密直學士求外以右諫議大夫知天雄軍召為御史中丞衍言中書樞密古之三事大臣坐而論為治謹密不以威刑督下吏民咸憚其清整仁宗親政

道者今止度曰對前殿何以盡天下之事宜送名見賜坐便殿以極獻可替否又論常平法曰歲有豐凶穀有貴賤豪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之歲則閉糴高價以圖厚利而困吾民請量州郡遠近户口衆寡嚴賞罰課官吏出納無壅墆損有宜公糴未充則禁爭糴以規利者糴畢而儲之則察其以供軍為名而假借者州郡闕母錢願出官帑助之皆見裨益判吏部流内銓選補科格繁長主判不能悉閱吏多受賕出縮為奸衍始視事選

者三人爭某闕衍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衍悟呂乙問之乙謝曰僕已得他闕不願爭衍不得已與丙笑曰此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衍閱視具得其本末曲折令諸吏無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奪由是吏不能爲奸利數月聲動京師改知審官院裁制如判銓時有以賂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

矣姑少待之遷尚書工部侍郎知永興軍民有晝亡其婦者爲設方略捕立得殺人賊發所埋屍并得所殺他婦人屍二秦人大驚從并州寳元二年復知永興軍時元昊反方用兵陜西困於科斂吏緣侵漁調發督廹民至破産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衍語其民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耳乃爲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寛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涌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

省費十六七名還權知開封府遠近聞衍名莫敢干以私拜同知樞密院事改樞密副使夏竦上攻守策宰相欲用出師衍曰僥倖成功非萬全計爭議久之求罷不許出為河東宣撫使拜吏部侍郎樞密使每内降恩澤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輙納帝前帝語諫官歐陽修曰外人徒知杜衍封還内降不知凡有求於朕告以杜衍不可而止者更多于所封還也契丹與元昊戰黃河外參知政事范仲淹宣撫河東欲以兵自從衍曰二

國方交鬬勢必不求我兵不可妄出仲淹爭議帝前詆
衍衍不以為恨後契丹卒不來契丹壻劉三嘏避罪來
歸輔臣欲厚館之以詰契丹陰事衍曰中國主信義若
違誓納叛不直在我且三嘏為契丹近親而逋逃來歸
其謀身若此尚足與謀國乎納之何益不如還之乃還
三嘏拜同平章事衍好薦引賢士推奬後進一時知名
之士多出其門沮止僥倖小人多不悅言者攻范仲淹
富弼帝欲罷其政事衍常左右之御史并劾衍壻蘇舜

欽及所知王益柔因以傾衍罷為尚書左丞出知兖州慶歴七年遂以太子少師致仕衍清介不殖私産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皂屨綈袍革帶或勸衍為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髙士名耶居家聞時事有不便者則憂形於色聞善人進用則喜曰社稷之福也嘗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第衍受國恩深退居以來家事一不關心但未能忘國耳善為詩楷書行草皆有法

嘉祐元年卒年八十贈司徒兼侍中謚正獻遺疏有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衍嘗曰今之在上者多擿發下位小節是誠不恕也衍知兗州日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公租所得均給之公租不給即繼以公帑量其小大咸使自足尚有復侵擾者真貪吏也于義可責又曰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員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惰不慎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

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其有文學政事殊行絶德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于朝有一善可稱一長可録者未嘗不隨其所能而薦之人有問衍曰公在相位未久而去使蒼生不被澤衍曰衍以非才妨賢路得去乃遂素心然獨有一恨耳衍平生聞某人之賢可某任某人之才可某用未能悉薦而去此所以為恨也韓琦稱衍公心而樂與人善始琦為樞密副使論難一二事衍不樂久而相敬信琦益為之盡心不敢忽君子兩賢之

論曰漢世以良吏起家後登台輔者多云威名減于治郡時才之難兼也如此衍之發幽擿伏鉤距繆數姦不得隱人服其神又當擾攘之秋加以師旅飢饉而能斟酌條理沛然有餘雖古稱良吏莫能過也迨至位歷台階謀兼軍國是時韓范富等皆以蓋世非常之材各抒所見論議紛然而衍以虚公清慎為之弁冕和衆同濟退無後言可謂得公輔之體矣宋至仁宗之朝士知廉恥人懷自勵幾于三代之風所患

者兵弱財匱而外寇肆其侵凌也誠得術之才而用之因權制變精通微密財易足兵易振也語曰士易得而難用豈術謂耶